

書畫茶事

林進忠

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 教授

摘要

茶有悠久的發展歷史，自唐宋以來亦已是文士生活中時涉之物，歷朝文人詩、書、畫、印之中有關茶的創作實不勝枚舉。本文以相關研究所見書畫藝術作品為例，探析茶文化生活中的人文藝術創作情境與內涵，主要有「茶」與「茶」的文字演化關係及其在書法篆刻創作上的現象，以及有關茶事詩文的書法作品賞讀，具有代表性的茶會、茶人、鬥茶等創作題材在繪畫表現上的傳承發展等，而由詩書畫印的相關茶事作品亦可映照其創藝歷程諸多情思理念，呈顯出茶與書畫文人生活的密切關係。惟於浩瀚中固不免管窺之限，亦非歷朝文人皆準之事，仍資更加瞭解文人書畫創作感思與其生活背景情境息息相關的現象。

關鍵詞：茶、茶、書法、繪畫、篆刻

「茶」是具有世界性的共通飲品，在各地外語的讀音主要有「Cha」與「Tea」此兩種體系，與古代輸出流傳源自廣東語系或福建廈門語系有密切的關連(註 1)。因此可知，「茶」在中國各地方言中存在著多種不同的讀音，而且依其品種或地域習慣，也有茗、荈、檟、檟、蔎等不同文字用語的別稱。

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中沒有「茶」字，而收錄的「荼」字釋為「苦茶也」，北宋徐鉉校注認為即「茶」字。

《爾雅·釋草》：「荼，苦菜。」其《疏》：「一名茶草。」又，《詩·邶風·谷風》：「誰謂荼苦。」，毛《傳》：「荼，苦菜也。」

另外，《爾雅·釋木》亦云：「檟，苦茶。」郭璞《注》：「樹小如梔子，冬生葉，可煮作羹飲。今呼早采者為茶，晚取者為茗。一名荈，蜀人名之苦茶。」而在陸羽《茶經》中則云：「早取曰茶，晚取曰茗。」故一般以「荼」、「荼」為古今字，後來分用而致意義與讀音有別。

在古代文獻中所見的「荼」字，有些便被釋為「茶」，如《春秋》中的「齊荼」；而如記述西漢宣帝神爵三年（西元前 59 年）之事者，四川王褒〈僮約賦〉中所言「烹茶盡具」、「武當買茶」，刊錄於《四部叢刊》中的《古文苑》，惟其所據是宋代刊本，因此，文中的「荼」字，被認為原本應是寫成「茶」字。一般通見的看法是，自中唐陸羽之後「茶」字的寫法才出現。值得探討。

以近世出土的古代文字資料而言，戰國至西漢之際確實未見「茶」字的用例。在目前所知相關的有：

- (1)、年代為戰國時期的長沙〈楚帛書〉，在環置四周的月名之中，十二月稱為「荼」，即《爾雅》所稱的「涂」月，在讀音上與「茶」同聲。
- (2)、在秦印中有〈張荼〉、〈荼豕〉等印文。
- (3)、考古推定年代為西漢文景之際的〈茶陵〉印，係 1978 年在長沙出土。《水經注》及《漢書·地理志》長沙國下均有「茶陵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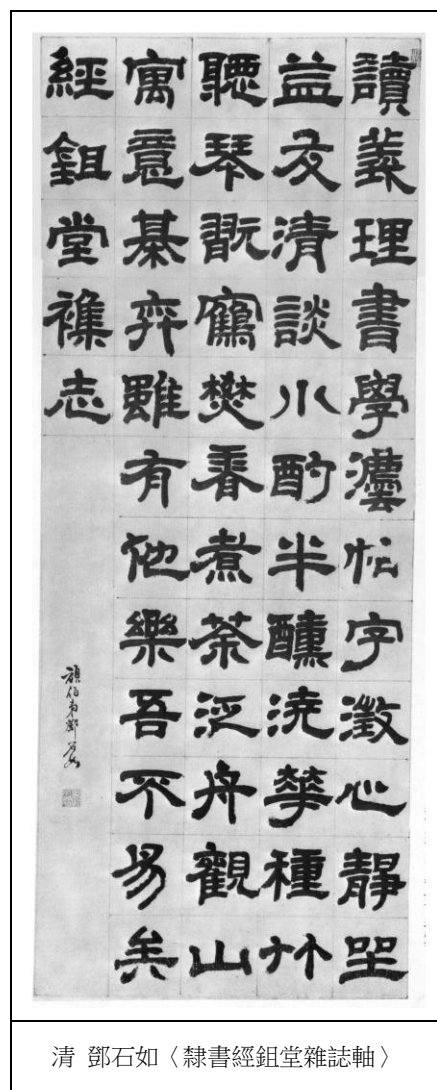


之地名。據《集韻》云：「茶陵，縣名，在長沙。」後世則多稱該地為「茶陵」。清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·茶陵州》云：「漢置縣，以在茶山之陰而名，武帝封長沙定王子訢為侯邑，後漢仍曰茶陵縣，……。」依此可知，〈茶陵〉印文係西漢時縣名的原本寫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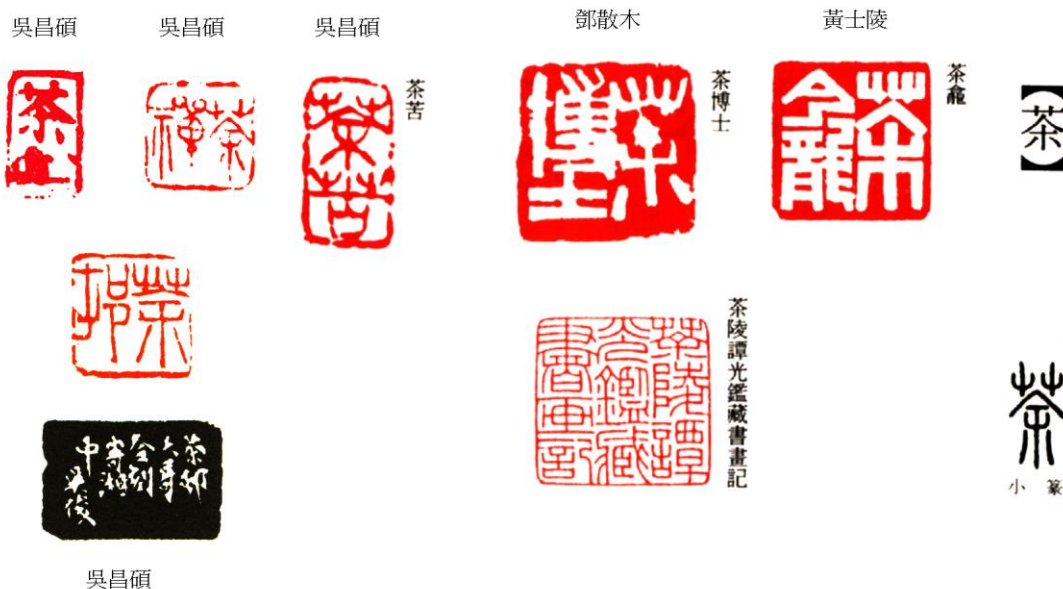
(4)、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西漢墓出土的〈孫臏兵法〉竹簡墨書中有「草駟沙茶以陽劑」句，其之「茶」字用為「塗」。

一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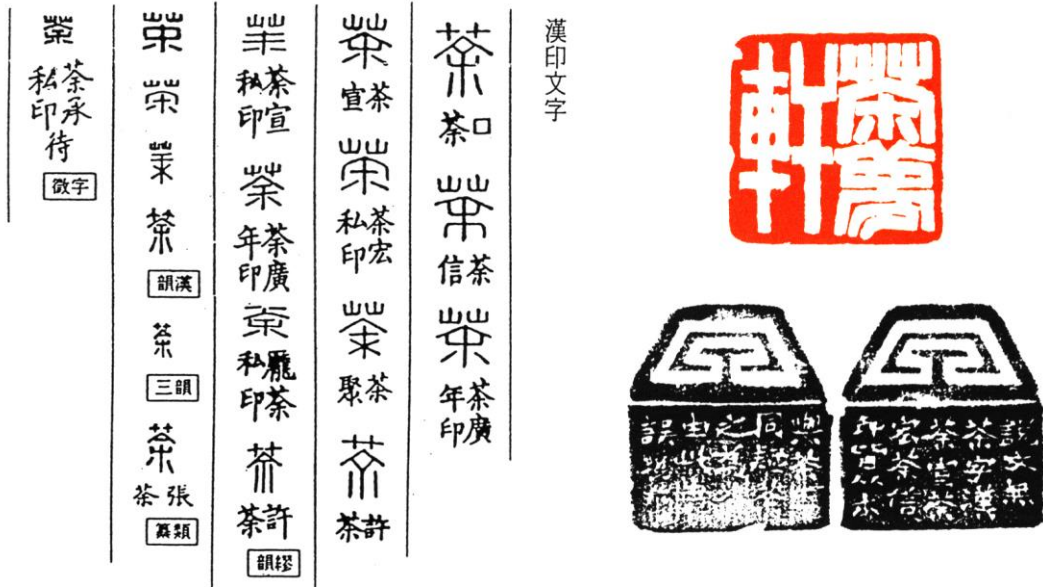
基於上述的情況，在「茶」與「荼」已被分用為二字的時代，書法家與篆刻家們仍不免有古、今字的擇用問題，特別是使用篆文與漢隸之際。例如：清鄧石如所作〈隸書經鉏堂雜誌軸〉，其中「聽琴玩鶴，焚香煮茶，泛舟觀山」的「茶」字，明顯可知所指為「茶」；鄧石如另在〈顏氏家訓隸書軸〉作品中則是寫作「荼」。在歷代不少書法家的作品中，都可見到類似的情況。至於篆刻作品，例如：近代吳昌碩所作〈茶苦〉朱文印，語出《詩·邶風·谷風》：「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薺。」自當用「茶」字；但吳氏另作〈茶邨〉朱文印，依款文「茶邨大哥」可知，印文所篆的「茶」實為「荼」字，另外，〈茶禪〉朱文印的情形亦同；仿元押的〈茶（押）〉印係用楷書入印，則自宜用「茶」字。



清 鄧石如〈隸書經鉏堂雜誌軸〉



清代趙之謙所作白文印〈茶夢軒〉，款：《說文》無「茶」字。漢「茶宣」、「茶宏」、「茶信」印，皆從木，與「茶」正同；疑「茶」之為「茶」，由此生誤。搗叔。



款文中引述的諸漢印內容，俱收錄於桂馥編的《繆篆分韻》書中的「茶」字條，該書共五卷補五卷，刊於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，該書是趙之謙持用的工具書。而袁日省《選集漢印分韻》二卷，則是嘉慶二年所刊。古籍中此二字意進，亦不乏通用之例，《集韻》亦謂兩字同。此印白文線質拙厚，右方密白對比強烈，是其專擅的表現手法。

清人郝懿行《爾雅義疏》中云：「今茶字，古作荼，……至唐陸羽著《茶經》，始減一畫作茶，今則知茶不知荼矣。」這也是常被引用的習見說法。依照附列的漢印文字而言，確如趙之謙所指摘的那般，漢印中已有「茶」的寫法出現，「茶」、「荼」二形同時並用。《潛夫論·志氏姓》：「茶氏，殷氏舊姓也。」在《漢書·江都易王劉非》中即有「男子茶佖」；而在《萬姓統譜·麻韻》中亦有以「茶」為姓者。依趙之謙〈茶夢軒〉印款所述，除非是說文學者桂馥的《繆篆分韻》及袁日省的《選集漢印分韻》所摹的漢印字形有偽誤，否則，「茶」字寫法應非遲至中唐陸羽之世才出現的。

王壯為先生（1909~1998）是現代書法篆刻創作的大師，民國五十三年五十七歲時曾製「甲辰墨字四印」，賞介如下：



(1)〈墨福〉朱文印，款云：「甲辰年自製墨字四印之首。玉照生。」另記：「福為眾樂之首，舊以指酒，今以指錢。丁巳自註(註 2)。」錢是最實用的，一般作者亦最歡迎，交件最快。殷商時期「福」字古文寫法像兩手奉酒之意，用為祭祀之名，故部首有「示」，而字之右半原為酒器之狀。依此可知鈐用〈墨福〉者是收得筆潤所作。



(2)〈啜墨〉白文印，款云：「夏夜熱甚，赤膊作此。壯為甲辰。」在〈邊跋錄〉中有「友人佳茗，實助成之。」可知「啜」字指飲用好茶，書後鈐用。



(3)〈麴墨〉白文印，款云：「玄照閣書印，以報贈酒者用之。無意學借山翁，而此老斤運之風，揮之不能去也。壯為並題，甲辰大暑前三日。」是鈐於贈酒索書而作之作品所用。前此二印之刀法風格，均略具民初齊白石（即借山翁）之遺意，故於款中述及。



(4)〈哺墨〉朱文印，款云：「甲辰初冬廿三日，午酒微醉，刻此二字。將用之以答索書而先之以飲饌者。玉照生。」係用於設宴索書者，「主人費錢，於我無益」，何時動筆則難說，是較不受作者歡迎的。此印「哺」字略左傾，而周欄粗細變化多趣，與古代封泥遺韻同調。

二、

宋代大書法家黃庭堅（1045～1105），字魯直，號山谷道人，係洪州分寧（今江西修水）人。在其鄉里居所的南溪，即江西省修水縣之西，有名井之地曰「雙井」，當地人所製之「雙井茶」極富盛名。北宋歐陽修（1007～1072）《歸田錄》記云：「蠟茶出於劍建，草茶盛於兩浙。兩浙之品，日注為第一。自景祐已後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，近歲製作尤精，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，以常茶十數斤養之，用辟暑濕之氣，其品遠出日注上，遂為草茶第一。」景祐（1034～1038），為北宋仁宗年號。依其所述可知，雙井茶在宋代有草茶第一的極高評價。又，唐人劉叉〈冰柱詩〉云：「不為雙井水滿，甌泛泛烹春茶。」，宋人楊萬里〈晚興詩〉：「雙井茶芽醒骨甜，蓬萊香燼倦人添。」元人柳貫〈洪州歌〉：「舊聞雙井團茶美，近愛麻姑乳酒香。」由各詩文中可見白芽雙井茶的美名，流傳相當久遠而廣為周知。

黃庭堅於茶尤其嗜好，為之吟詠再三，有關茶的詩作數量之多，在歷代詩人中是較罕見的，同時他也一直以家鄉的雙井茶為光彩名產，頗為喜愛珍賞。北宋哲宗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黃庭堅四十三歲，時在京師供職史局，正值王安石變法失敗，而司馬光為相並盡廢新法的次年；同屬舊派陣營的蘇軾（1036～1101）時年五十二歲，亦已結束貶謫黃州之役並回任進官翰林學士、知制誥，詩朋文友雲集汴京往來唱酬，形成北宋詩文革新的高潮。黃庭堅時以家鄉佳茗餽贈韻士，是年有詩〈雙井茶送子瞻〉云：「人間風日不到處，天上玉堂森寶樹；想見東坡舊居士，揮毫百斛瀉明珠。我家江南摘雲腴，落磴霏霏雪不如；為君喚起黃州夢，獨載扁舟向五湖。」該詩的內涵固有心性交流的深層意境，而藉由贈送鄉里名產雙井茶，是江南高山雲霧培生的雲腴佳茗，以磴細磨而煮的湯花霏霏，是無比的怡人清香，也不免令人懷思鄉野自然的幽閒清娛。

蘇軾在領謝好茶之後有答詩〈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〉：「江夏無雙種奇茗，汝陰六一誇新書。磨成不敢付僮僕，自看雪湯生璣珠。列仙之儒瘠不腴，只有病渴同相如。明年我欲東南出，畫舫何妨宿太湖。」（原注：《歸田錄》草茶以雙井為第一。畫舫宿太湖，顧渚貢茶故事。）

蘇軾此詩句句以茶為核心述事，亦隱寓著自我心境。黃庭堅嗜茶，同時也不時以佳茗持贈文士同好，同年另有詩〈以團茶洮州綠石硯贈无咎文潛〉，其中除頌揚晁、張二人的才華與彼此的友情之外，對於晁補之的部分有：「贈君越侯所貢蒼玉璧，可烹玉塵試春色。澆君胸中《過秦論》，斟酌古今來活國。」建溪〔閩江上游〕龍團是印有龍紋的茶餅，亦即詩中的團茶、蒼玉璧，是宋朝當時貢茶中的珍物，由戍守建州的越侯所貢，輾磨之後茶碎猶如「玉塵」般，煮沸香色沁人。詩中也莊重地引申為以茶清心、展才效國之期望與見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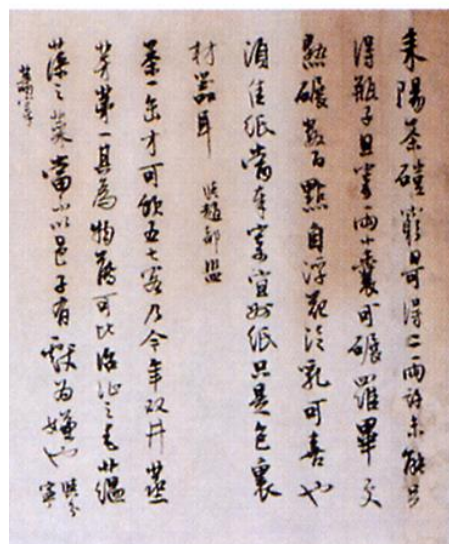
傳宋 劉松年〈攪茶圖〉(局部)

王壯為先生於民國六十八年己未夏五月作〈行書錄山谷書牘中茶語〉，書法適暢有神，結字布局之開合、線質、墨量均寓富變化趣韻，頗多值得細品賞讀。所錄內容是節取黃庭堅傳世尺牘中有關茶事之語，由中亦可瞭解山谷道人嗜茶、贈茶、熱愛鄉里名品雙井茶並不懈介紹說解與推廣的情形(註3)。

王壯為〈書錄山谷書牘中茶語卷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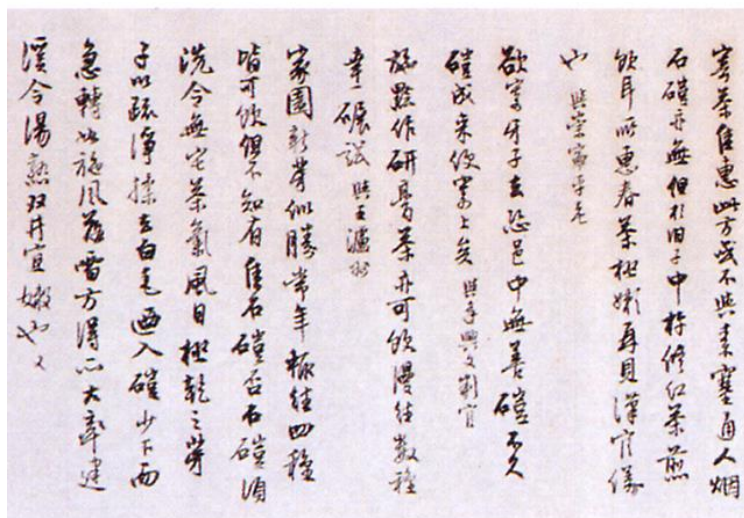
〈與趙都監帖〉耒陽茶磑，窮日可得二兩許，未能足得瓶子，且寄兩小囊。可碾羅畢，更熟碾數百，點自浮花泛乳，可喜也。須佳紙，當奉寄，宜州紙只是包裹材器耳。

〈與分寧蕭宰書〉茶一缶，才可飲五七客，乃今年雙井蒸芽第一。其為物薄，可比沼沚之毛，蘊藻之菜，當不以邑子有獻為嫌也。



〈答王子厚書〉所寄歐陽文忠雙井詩，詞意未當雙井之價，或恐非文忠所作。今分上去年雙井，可精洗石磑曬乾頻轉，少下茶白，如非羅麩，乃善煮湯烹試之，然後知此詩未稱雙井風味耳。

〈又〉雙井法，當以蘆布作巾，裹厚坩盞一隻，置茶其中，每用手頓之，蓋篩去白毛，并揀去茶子，乃磑之，則茶色味皆勝也。點時淨濯瓶，注甘冷泉，熟火煮盤盞，令熱湯才沸即點。草茶劣，不比建溪須用熟沸湯也。往嘗作建溪茶曲，不審見之否？或未見，後當寄也。



〈與崇寧平老書〉寄茶佳惠。此方或不與秦塞通人煙，石磴亦無，但於白子中杵修仁茶煎飲耳。所惠春芽極嫩，再見漢官儀也。

〈與逢興文判官帖〉欲寄牙子去，恐邑中無善磴，不久磴成來，便寄上矣。〈又〉比江南寄新茶來，味殊佳，恨未得同一烹。（未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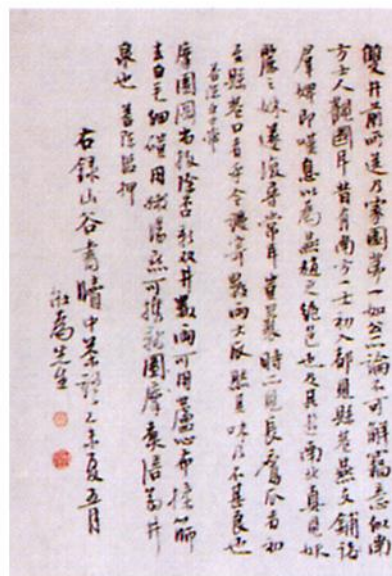
〈與王瀘州書〉施黔作研膏茶，亦可飲，謾往數種，幸一碾試，垂諭如何？

〈又〉家園新芽似勝常年，輒往四種，皆可飲，但不知有佳石磴否？石磴須洗，令無他茶氣，風日極乾之。牙子以疏布淨揉，去白毛乃入磴，少下而急轉，如旋風落雪，方得所。大率建溪令湯熟、雙井宜嫩也。

〈又〉近巡教張侍禁回，上狀，并漫送施黔茶，當已徹聽下。某春來嗽苦筍多，乃苦心痛，殊惡，雖進極溫燥藥得無恙，然遂不能多飲茗，亦殊損減人光彩。（未錄）

〈答陳季常書〉雙井前所送，乃家園第一。如公所論，不可解，竊意似南方士人觀國耳。昔有南方一士，初入都，見縣巷燕支鋪群婢，即歎息，以為燕趙之絕色；及其遊界南北，真見妖麗之姝，遂復尋常耳，豈曩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口者乎！今謾寄數兩大爪，然其味乃不甚良也。

〈答黔州陳監押書〉新雙井數兩，可用蘆心布揉，篩去白毛，細磴，用嫩湯點，可攜就摩圍，煮涪翁井泉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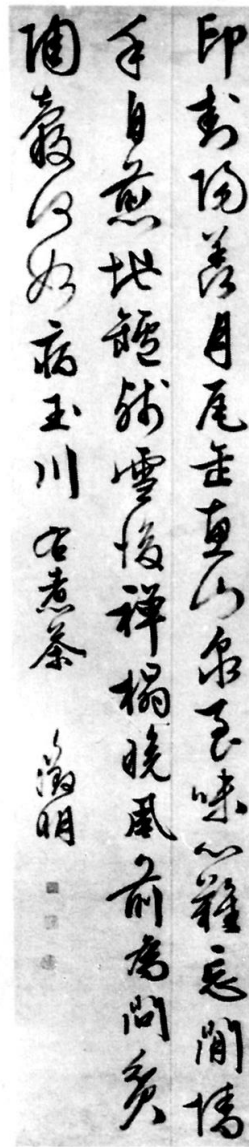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

歷代文人書畫作品中，以品茶事茗相關內容所創作的不少，宋代的蘇軾、黃庭堅、米芾、蔡襄、李公麟、趙伯驩、趙士雷、錢選等均有例作可賞，而降至明朝更加興盛多見，沈周、唐寅、祝允明、文徵明、丁雲鵬、仇英、錢穀、王問、李士達、張復等亦均有茶事書畫作品傳世，顯示茶文化長久以來已是文士生活的重要環節，而從詩書畫作中呈現的，煮茶待客、洗硯烹茶、臨流煮茶、名井茶會及就泉水而烹之等煮茶的種種景物情境，也正是穿越時空互有異同的茶文化圖像與精神內涵，細加賞讀均有其貴重的價值與文化意義。

明代文徵明（1470~1559）的詩書畫茶事作品不少，是極具文士品茶生活代表性的例子。文徵明〈煮茶〉詩云：「印封陽羨月，瓦缶惠山泉。至味心難忘，閒情手自煎。地爐殘雪後，禪榻晚風前。為問貧陶穀，何如病玉川。」這是嘉靖九年庚寅（1530年）六十一歲時的詠茶詩作，並有寫成條幅的書法作品傳世。其行書〈煮茶詩〉等多件書法作品都是詠茶詩書雙璧的絕妙作品，研讀詩意、品賞書藝同時俱得。文徵明所作〈品茶圖〉下繪園居草堂而遠山晴朗，筆意勁實而墨彩變化豐富，茅堂中主客共享清茗，鄰室則有童僕正在煮茶，生動地描繪出園林山居品茶欣愉的景象。此作上端則有正書題寫的〈茶事十詠〉詩句，包括茶塢、茶人、茶筍、茶籬、茶舍、茶灶、茶焙、茶鼎、茶甌、煮茶，十首詩題與唐代皮日休、陸龜蒙等人所作全同，一脈相傳次韻應和，格式相同而各有感悟與風味。此件〈品茶圖〉可謂詩書畫茶事結合一體的代表性佳構。



明 文徵明〈品茶圖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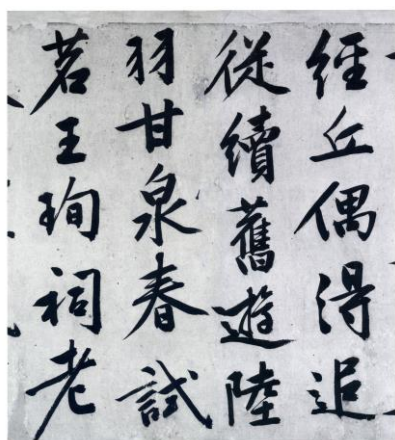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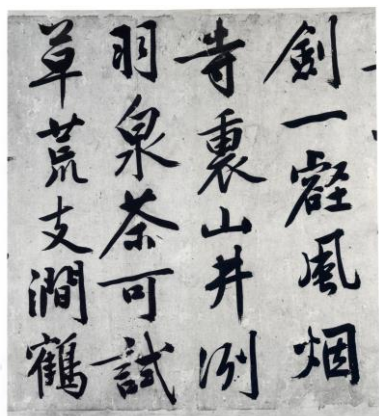


明 文徵明〈行書煮茶詩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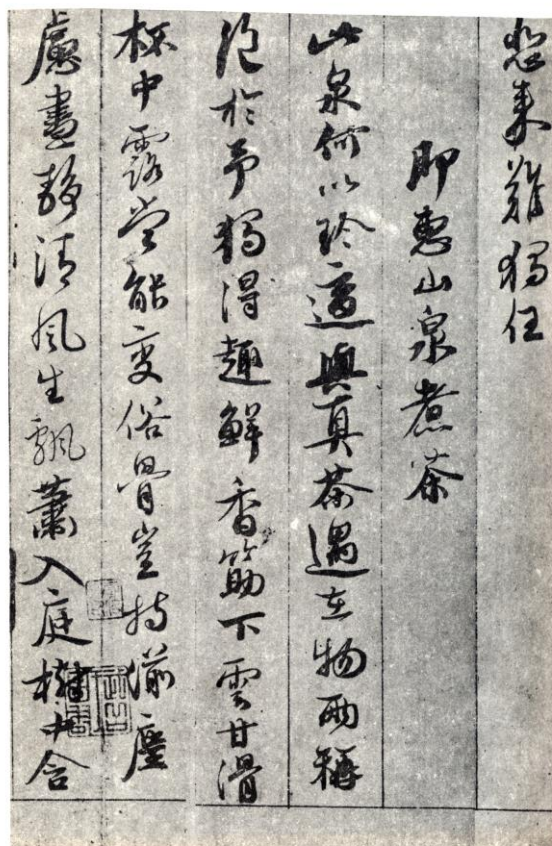
明 文徵明自題〈茶事十詠〉詩

- (1)〈茶塢〉，岩隈菡靈樹，高下郁成塢。雷散一山寨，春生昨夜雨。棧石分瀑泉，梯雲探煙縷。人語隔林間，行人入深迂。
- (2)〈茶人〉，自家青山里，不出青山中。生涯草木靈，歲事煙雨功。荷鋤入蒼靄，倚樹占春風。相逢相調笑，歸路還相同。
- (3)〈茶筍〉，東風吹紫苔，一夜一寸長。煙華綻肥玉，雲蕤凝嫩香。朝來不盈掬，暮歸難傾筐。重之黃金如，輸貢堪頭綱。

- (4)〈茶竈〉，山匠運巧心，縷筠裁雅器。綠含故粉香，羈帶張雲翠。攜攀蘿雨深，歸染松風膩。冉冉血花斑，自是湘娥淚。
- (5)〈茶舍〉，結屋因岩阿，春風連水竹。一徑野花深，四鄰茶蘗熟。夜聞林豹啼，朝看山鹿逐。□足辨公私，逍遙老空路。
- (6)〈茶灶〉，處處鬻春雨，青煙映遠峰。紅泥思白石，朱火燃蒼松。紫莢凝面薄，香氣襲人濃。靜候不知疲，夕陽山影重。
- (7)〈茶焙〉，昔聞鑿山骨，今見編楚竹。微籠火意溫，密鑊靈牙馥。體軟靜而貞，用亦和而懍。朝夕春風中，清香浮紙屋。
- (8)〈茶鼎〉，斲石尚古制，中客外望白。煮月松風間，幽香破蒼壁。龍頭縮蠢勢，蟹眼浮雲液。不更瀾明朝，自適王濛卮。
- (9)〈茶甌〉，疇能練精眠，范月奪素魄。倩宜鬻雪人，雅愜吟風客。穀雨鬥時珍，亂花凝處白。林下晚未投，吾方遲來屐。
- (10)〈煮茶〉，花落春院幽，風輕禪榻靜。活火煮新泉，涼蟾墮圓影。破睡策功多，因人寄情永。仙游恍在茲，悠然入靈境。



明 文徵明〈行書詩卷〉



北宋 蔡襄〈自書詩翰〉

前人煮茗即重視水質，唐陸羽有「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」之論，故常就泉而烹之。惠山泉甚早即有盛名，陸羽評為「天下第二泉」，宋黃庭堅便有詠〈謝黃從善司業寄惠山泉〉詩，謂「急呼烹鼎供茗事，晴江急雨看跳珠。」蔡襄亦有〈即惠山泉煮茶〉詩翰，可見極重名泉之水。明錢穀即有〈惠山煮泉〉畫作傳世。



明 文徵明〈真賞齋圖〉局部

明代文徵明（1470-1559）為吳中四才子之一，在畫史上與沈周、仇英、唐寅合稱「明四家」，詩書畫皆精絕。明武宗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戊寅二月十九日，時文徵明四十九歲，曾與王寵、王守兩兄弟以及湯珍、潘和甫、朱朗、蔡羽等文士好友同遊惠山，並於二泉（方泉、圓泉）亭下酌泉茶會，攜帶鼎彝茶具汲泉烹煮，三沸而三啜之，是為茶文化生活的盛事。

事實上，早在弘治十七年甲子（1504 年）值文徵明三十五歲時，即有詩作〈詠慧山泉〉（秋日將至金陵泊舟慧山同諸友汲泉煮茗喜而有作）五言古詩，中有「少時閱茶經，水品謂能記。如何百里間，慧泉曾未試。空餘裹茗興，十載勞夢寐。秋風吹扁舟，曉及山前寺。」「吾生不飲酒，亦自得茗醉，雖非古易牙，其理可尋譬。向來所曾嘗，虎阜出其次；行當酌中冷，一驗逋翁智。」是嚮往而計畫前往的感思之作。

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文徵明〈惠山茶會圖卷〉（編號：京 1-1343）即為紀事之作，有蔡羽作序，並題詩五律十四首，湯珍亦題詩八首，王寵題詩九首。所繪於山林樹茂丘岩之間有小徑及平台小亭，內有欄邊井泉，諸士與僮僕悠閒煮茶細品清茗。畫作無款，僅於左下角鈐印有「文徵明印」、「悟言室印」兩方印。蔡羽撰於二月清明（十九）日的〈惠山茶會序〉中云：「乃舉王氏鼎立二泉亭下，七人者環亭坐，注泉於鼎，三沸而三啜之。識水品之高，仰古人之趣，各陶陶然不能去矣。」清楚敘述茶會的情況。在王寵所題詩作中有〈惠山作〉：「鼎食非吾事，泠泠冰雪腸。煮茶師自得，斫屐興偏長。花器薰泉竇，山形拱石堂。江湖自有樂，高詠和滄浪。」湯珍詩作中有〈惠山作〉：「兩足青山曉，春泉滑正流。松雲含竹色，珠雪灑龍湫。品豈中冷下，茶堪北苑投。



明 文徵明〈許溪草堂圖卷〉（局部）

名賢留勝賞，合向《水經》收。」北苑指建州鳳凰山（福建建甌之東），係宋代產茶有名之地，稱建茶、北苑茶（註 4）。另外，蔡羽詩作中有〈酌泉惠山〉：「惠麓煙中見，名泉拄杖尋。蔽雲多翠木，宛轉向雲林。世有煎茶法，人無飲水心。清風激修竹，山石得餘音。」則是生動地描述覓泉煮茶的氛圍情境。結合諸人詩文內容與文徵明畫作並賞，茶會盛事，更有可觀。



明 文徵明〈惠山茶會圖〉

上海博物館亦藏有一件文徵明〈惠山茶會圖卷〉(編號：滬 1-0591)，乃是年四月中旬以後文氏與王寵兄弟共三人前往武進拜訪鄭學諭(蒲澗)老先生所持贈者。前有鄭氏題擘「惠山茶會」四字，亦有蔡羽書於戊寅春三月朔旦的〈惠山茶會序〉全文，此件畫作上有文徵明的鈐印及「惠山茶會圖」五字。並有文徵明書〈錄自作詩十二首〉的行草書法，款署「門生文徵明頓首」，其詩中有〈慧山泉試茗〉：「妙絕龍山水，相傳陸羽開。千年遺智在，百里裹茶來。洗鼎風生鬢，臨闌月墮杯。解維忘未得，汲取小餅回。」這是行經百里還過無錫，同諸友遊惠山酌泉茶會的盛會感思。



(3)

戊寅春九達將往不州
 王寵詩句由二月廿日
 與履約先期歸別於中
 丘賦贈二詩期望後云
 言後益舍三人亦將訪
 郭蒲澗先生於武進江
 上九達
 雲嶺初梅色清雪
 寒流石子吳榜
 湖向不物江山三入
 名一春晴不負
 子生少
 商祿謂句曲雲帆
 丘賦越地醉而
 吳鎮玉柱還陸月
 芳流影跡
 蓬萊宮
 行與存知履仁
 竹枝風意
 揚州清月
 招宿青輕帆
 色標乳香
 興海
 白
 西
 晚
 月
 紫
 小
 松

明 文徵明〈惠山茶會圖〉

此作卷後，另有蔡羽自錄詩十一首、湯珍所書詩稿十六首、王守所書詩稿五首、王寵所書詩稿五首，署款文意全都是呈請鄭蒲澗指教，亦即係各人自作所書持贈鄭氏，最後五人之作合裱同卷而成。

兩件〈惠山茶會圖卷〉分藏於二大博物館，畫作的筆墨表現有相當不同，錄詩的內容數量亦有異，尤其書法風格迥異不似同一人之手蹟，是否均為真品則是有趣的研究課題，惟其中文徵明書法的風格是與習見者類近。

四、

唐代詩人盧仝，號玉川子，范陽（河南濟源）人。博覽群書，工詞律，好詩文，深得韓愈賞識。初隱少室山，平生澹泊名利，唯好品茶，所做〈茶歌〉文辭精湛清麗。《新唐書》一七七卷：「盧仝居東都，（韓）愈為河南令，愛其詩，厚禮之。仝自號玉川子，曾為〈月蝕〉詩，以譏切元和逆黨（當朝宦官）。愈稱其工。」盧仝在甘露之變（835）中為宦官所殺。

盧仝《玉川子集（二）》中有〈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〉云：「一碗喉吻潤。兩碗破孤悶。三碗搜枯腸，唯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發輕汗，平生不平事，盡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。六碗通仙靈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。」敘述喝茶七碗過程中不同的感受與心境，也充分闡明品茗之優點益處。南宋陸游（1125~1210）《劍南詩稿》（十一）〈晝臥聞碾茶〉詩句：「玉川七碗何須爾，銅碾聲中睡已無。」又，北宋蘇軾《東坡集·續集二》有〈六月六日……晚謁損之，戲留一絕〉詩云：「何須魏帝一丸藥，且盡盧仝七碗茶。」此皆可知「玉川七碗」典出而傳頌廣遠。

盧仝煮茶，是書畫作品常涉的題材。傳南宋劉松年〈盧仝烹茶圖〉原作現已失傳，惟據清厲鶚《南宋院畫錄》，都穆劉松年〈盧仝烹茶圖〉跋：「玉川子嗜茶，見其所賦〈茶歌〉，松年圖此。所謂破屋數間，一婢赤腳舉扇向火，竹爐之湯未熟。而長鬚之奴復負大瓢出汲。玉川子方倚案而坐，側耳松風，以俟七碗之入口。可謂善於畫者矣。夫茶未易烹也，余嘗覽《茶經·水品》，又嘗受其法於隱人，始知人之烹茶率漫浪，而真知得味煮鮮矣。嗚呼，安得如玉川子者與之談斯事哉！」此跋中詳細地描述畫中內容，讀之恍如親見，形容「以俟七碗之入口」尤其生動傳神，可謂善於賞析者也。李復〈題劉松年盧仝烹茶圖〉詩七言二十句，中云：「竹爐火暖蒼煙凝，碧雲浮鼎香風生。」、「松年圖此寧無情，似覺七碗通仙靈。」可見該畫確能傳達出煮茶之時的生動景象，而給觀者強烈的感受，可惜原圖已佚傳。

傳為宋末元初錢選（約 1235-1300）所繪〈盧仝烹茶圖軸〉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，作品並無年款，或以為是明人作品。場景是稍開闊的斜坡平臺，有庭石芭蕉之蔭，白衣文士盤坐毯中，男僕側立一旁，而目光則一致投注於蹲跪老婦正在扇爐煮茶，表情描寫生動頗有神韻，構圖開朗平穩安定，主題清晰明確，具高古幽然的色調氛圍與質氣。

圖上端有清高宗乾隆乙巳（1785）仲秋御題：「紗帽籠頭卻白衣，綠天消夏汗無揮。劉（松年）圖牟（益）做事權置，孟（簡）贈盧（仝）烹韻庶幾。卷易幀斯奚不可，詩傳畫亦豈為非。隱而狂者應無禍，何宿王涯自惹譏。」另，在第四句之後自註云：「石渠舊有牟益〈茅舍閒吟圖卷〉，後復得劉松年〈烹茶圖卷〉，取以比較邱壑位置與牟卷相同。蓋劉先有此圖，而牟仿為之，然兩卷均未自標圖名。劉卷則唐寅跋為〈玉川子烹茶圖〉得存其真，而牟卷則收藏家未考率題為〈茅舍閒吟圖〉。……」可知，前述松年之作為手卷，清代尚存於清宮。乾隆並於第五句之後對於唐盧仝詩中所及「孟諫議」其人，就是《唐書》中的「孟簡」，作考證說明（註 5）。



傳南宋 錢選〈盧仝烹茶圖〉(局部)

明代丁雲鵬〈玉川煮茶圖軸〉，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。穿著素袍盤坐手持羽扇的盧仝，全神注視著在鼎爐上正在煮茶的情形。赤足的紅衣老嫗，在旁手持茶盤恭奉以俟。身著黃袍的男僕正提壺汲水返回，傾耳細聽有否水沸之聲。人物表情描寫相當生動。在構圖表現上較集中聚焦，前置庭石叢草，在石座石桌之後配以湖石、芭蕉、修竹等，與錢選所作的內容大同小異。丁雲鵬另有〈煮茶圖軸〉，構圖內容均有另意，並同賞讀益有可觀。



明 丁雲鵬〈玉川煮茶圖軸〉(局部)

「陸羽煮茶」也是書畫茶事的常涉題材。唐人陸羽（733~804）一名疾，字鴻漸，復州竟陵人。不就名利，隱於苕溪，自號桑苧翁，嗜茶、精識茶事，著《茶經》傳世，使天下普知飲茶之醇美。《新唐書·陸羽傳》：「羽嗜茶，著經三篇，言茶之原、之法、之具尤備。天下益知飲茶矣。時鬻茶者，至陶羽形置煬突間，祀為茶神。」民間以陶塑成陸羽（鴻漸）像奉祀之事，史書中多有可見。唐李肇《唐國史補》：「鞏縣陶者多為瓷偶人號“陸鴻漸”，買數十茶器，得一鴻漸……市人沽茗不利，輒灌注之。」又，唐闕名《大唐傳載》：「太子文學陸鴻漸，名羽……性嗜茶，始創煎茶法，至今鬻茶之家，陶其像置於錫器之間，云宜茶足利……因目為茶神，有交易則茶祭之，無則以釜湯沃之。」降至宋朝，歐陽修《集古錄跋尾》卷八：「言茶者必本陸鴻漸，蓋為茶著書自其始也。至今俚俗賣茶肆中，嘗置一瓷偶人於灶側，云此號陸鴻漸。」可知此事流傳甚為久遠。另如宋李昉《太平廣記·陸鴻漸》中，則記敘陸羽試水精鑿的傳說故事，並有「楚水第一，晉水最下」之說。



明 丁雲鵬〈煮茶圖軸〉

元代趙原所繪〈陸羽煮茶圖〉，數間茅屋行廊鄰立，在依山傍水、松竹環繞的幽雅景觀中，童子焙爐煎煮，而陸羽則閒靜細品盡享啜飲品茶之樂。由於煮茶重視水質，常是就泉水而烹之，在文人書畫生活中追尚自然、回歸樸野原真，是相互吻合而共容的。因此，書畫與茶事在宋以後各代都有例證可賞，覓泉或臨溪，或近或遠汲水煮茶，或洗硯或鼎彝玩古，呼朋喚友同聚品茗，歷代相關畫作可謂不少。



元代 趙原〈陸羽煮茶圖〉

北宋蔡襄(1012~1067)所著《茶錄·論茶》於其〈色〉中云：「茶之色貴白。」又云：「然餅茶……製成粉末後……青白者，受水即為鮮白，是以建安之人於鬥試時，競以青白者較黃白為勝也。」另外，在沏茶即以開水泡茶末的〈點茶〉中云：「所添之湯，約佔盞內四分而止，點之情況，視表面之色呈鮮白，緊密附於盞內而無水痕者，是為絕佳。建安於鬥試之時，水痕出現較早者以為負，耐久者則為勝，是以較勝負時，每曰其差一水，或曰其差二水。」依其所述有關北宋時「鬥茶」之事，以福建建安所產北苑貢茶為例，茶餅碾成細末、置於盞內攪和以少湯沖泡稱「點茶」，茶色以無水痕的鮮白為貴。當然，水質、沸溫、茶質味香及焙製過程等也都具有影響與重要性。

北宋之初「鬥茶」的風氣已盛，包括王公貴族、文人雅士以及茶館茶販等平民社會，茶宴、茶會、茶市中的鬥茶是流行的茶文化活動，《江鄰幾雜志》有「蘇才翁(軾)嘗與蔡君謨鬥茶」之事，宋代唐庚《鬥茶記》述政和三年(1113)三月壬戌「二三君子相與鬥茶於寄傲齋」，而最有名的是范仲淹〈鬥茶歌〉的長篇細述，其中如「北苑將期獻天子，林下雄豪先鬥美。」「鬥茶味兮輕醍醐，鬥茶香兮薄蘭芷。其間品第胡能欺，十目視而十手指。」可以瞭解是時鬥茶風氣之興盛與有趣的情況。

在繪畫上有關鬥茶的作品有數件，主要描繪的則是市井茶販的相互競比，人物內容與器物場景互有關連，可看出是傳摹分寫而成。傳為南宋劉松年〈鬥茶圖〉是較平述式的描寫四位茶販售賣之暇相聚論茶，而另件亦傳為劉松年的〈茗園賭市〉則是有客人在的叫賣較量情景，左側主題人物兩手張開傾注茶湯的動作頗為生動，而右側販攤茶架上貼「上等江茶」紙條亦增益說明。傳為宋末元初時期所作的有錢選〈品茶圖〉、傳元趙孟頫〈鬥茶圖〉等，基本上都是與前述傳劉松年二件作品相互類近，在傳移摹寫之中各有表現，至於清人汪承霈等後世的作品中亦可見相同內容造型之作。整體而言，北宋鬥茶風氣盛行，惟在繪畫作品中亦僅能管窺一二概要，而圖中所見倒湯入盞亦與《茶錄》所述點茶添湯之法略有出入。



傳宋 劉松年〈鬥茶圖〉(局部)



傳宋 劉松年〈茗園賭市〉(局部)



南宋 錢選〈品茶圖〉(局部)



元 趙孟頫〈門茶圖〉(局部)



清 汪承霈〈群仙集祝圖卷〉



頤壽〈門茶圖〉

附註：

註 1：詳情分析參見成者仁〈中國茶史與茶具的演變〉，刊《茶的文化》13~14 頁，國立歷史博物館，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出版。

註 2：見王壯為〈石陣鐵書室篆刻邊跋錄〉，刊《篆刻》第二期 3~22 頁，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中華民國篆刻學會刊行。

註 3：在《黃庭堅全集》的尺牘中有關茶語甚多，另摘錄部分以資參閱。〈與呂晉父帖〉雙井四瓶，皆今年極嫩者。又玉沙芽一斤，以調護白芽。然此品自佳氣味，但未得過梅，香色味皆全爾。公著意茲，想不可欺也。〈答王秀才書〉欲分雙井以報嘉德，適發數十書，遣遠來莊僕，未暇及，候他便也。〈與公蘊知縣書〉雙井新芽八兩，漫奉一畝，恐竭氣，以露芽八兩助之耳。〈與嗣深節推十九弟書〉今年有雙井飲否？〈與徐彥和書〉雙井似差勝去年，漫寄一畝，嘗試如何。〈與德之司法帖〉恨泥潦，不敢屈煎茶耳。〈與景仁考功〉雙井此一品極嫩，味美，亦安昌侯輩才德爾，且試磴嘗如何？別有一種，亦得日早，然略入湯，不甚熟，味厚。或不喜其太猛，續當遣。〈與徐彥和〉欲寄新雙井，以山寒尚微，它日別求便。〈與景溫都運〉雙井白芽、露芽各二種謾往，恐關中湯餅之流不能味。〈與君實仁親〉楊華店有土井，清冽而甘，不作土氣。自雙井來，所經井泉數十，皆不及此，惜張又新、陸羽輩不及知也。〈答清隱禪師〉二十九日解舟到山下，阻風雨，日相望二十里，極思茶會，顧陰慘，不敢遣人奉邀爾。〈與觀音院長老〉雙井遽索得少許，已不甚佳，謾備乍到煎點。〈與仲謨運勾〉雙井茶謾分上，適有僕夫自遠來，茶味似可人，故往，但不知此有佳磴否？〈與晉甫〉損惠賜茶，感刻。〈答從聖使君〉此邦茶乃可飲，但去城或數日，土人不善制度，焙多帶煙耳，不然亦殊佳。今往黔州都濡月兔兩餅，施州八香六餅，試將焙燬嘗。都濡在劉氏時貢炮也，味殊厚，恨此方難得真好事者耳。〈與曹使君伯達譜〉前日見，甚欲分茶盞。此一雙乃紫毛琴光，琴光則宜茶也，就日中見紫毛。〈答逢興文判官〉南老須茶，因人當送。向聞比頗耽酒，不解茶，故不再送耳。〈又〉得暇復過此烹茶否？〈答瀘州安撫王補之〉雙井今年似火齊太熟，味差厚，謾分上，來遠不能多也。磴之法，皆擇去茶花及小黃葉，以微潤布巾搥去白毛，略焙之乃磴，其出磴如麪如雪乃佳耳。大率建溪湯欲極滾，雙井則用才沸湯，治擇如法，則不復色青味澀。〈又〉雙井今歲制作似

勝常年，今分上白芽等各五囊，雖在社後數日，味殊勝也。磨時須洗去舊茶曬乾，乃不敗其香味。懲江安之水敗，故以陶器往，到便可略見火也。〈答王觀復〉乍到，未有佳物可以為報，家園雙井來，乃分上。〈答宋子茂殿直〉欲寄茶芽去，適此人煎迫，書不暇，但寄得府公茶耳。〈答楊齋郎〉遠寄建溪，極荷勤篤不忘。知殊喜雙井，恨發黔中來，已苦誅求到骨耳。〈答郭英發〉今日不出，能見過，可共前日所碾茶也。〈答黔州逢興文判官〉建溪二十銖謾送，同碾以開蘆酒昏睡。〈答楊君〉家園雙井二品，謾分上，此千里鵝毛也。雙井雖品在建溪之亞，而為草茶之傑。若得佳石磑，先以蘆心布巾揉，篩去白毛，磑之如雪花也。煮新湯嘗之，味極清佳，乃草木之英也，當求名士同煮之耳。〈答江安李殿直〉適飽飯得茶遲，意思昏倦，奉書極草率。〈答王觀復〉龍團一餅謾往，可對錦屏烹之。〈答人〉適碾一種茶，極妙，方點了，遲數步耳。少頃再令碾，碾得遣上。蓋相亦輒喜飲茶，故茶極費耳。〈與範長老〉雙井一器，已是去年者，謾分上。新茶到，別送也。〈又〉前令羅富送舒州朮及舊雙井，到彼不壞否？今因江南何客，更分新雙井去，計院中或有佳磑也。〈答檀敦禮〉惠建溪官焙二餅，皆佳物也，感刻感刻！〈與歐陽元老〉三兩日分雙井佳品去。〈又〉建溪數中時，下碾皆妙，難以同味，故以奉寄，此種都下亦難得也。〈與胥彥回朝請〉雙井今年舍弟遣人送一斤許，分上數兩，恐可為老親一煎也。〈與中書侍郎簡〉雙井今春第一只有此，今納上，并揚州大明寺水一器，伏幸檢入。〈與仲弼排岸簡〉此品茶餘一斤半，告指揮磨卻，令自送來，與之酒，願戒令少下細磨也。〈與王補之安撫簡〉并以雙井分上，不審已徹戲下否？〈與駐泊侍禁簡〉雙井一器謾分上，不訝輕瀆。

註4：宋人姚寬《西溪叢語》上：「建州龍焙面北，謂之北苑。」惟如《補筆談·辯證》則以為北苑原非地名，實係南唐李後主之世有江南北苑使善製茶，因而得名。但其所指產地則無誤。

註5：自註云：「盧仝有〈謝孟諫議寄新茶〉詩，又有〈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愈貶國子博士〉詩，而未著何名。按，《唐書》：孟簡字幾道，工詩，元和中官諫議大夫，出為常州刺史。以時代官爵考之，當是孟簡也。」